

十七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六

白下蔡墓元放甫評點

第七十三回

伍員吹蕭乞吳市

專諸進炙刺王僚

勇力之人多難用爲其不知義理則桀鰲而難馴也伍子胥在一孝字上看重專諸最是識力高處可見有學問人結交斷不苟且

公子光立心纂弑本非好事專諸却在親賢下士上斷其必有所成識力正自不弱

姬光意在圖篡故思收羅才俊以爲羽翼君之用賢非已之利其說王僚以遠子胥固宜但王僚既知伍員之賢欲用之矣却

以子光之言而疎棄之使光得收以爲輔竟由此而遭纂弑之殃豈非見賢而不能舉及信才不篤之過耶

若論專諸在姬光府中行刺可以不必先往太湖學炙魚蓋學治味者以求近王僚而刺之也在姬光府中行刺王僚何曾嘗着魚味何如耶蓋傳諸之意原欲以善味得近圖之于宮中姬光則只以魚炙爲名誘其來府而刺之耳專諸自是專諸主意姬光自是姬光主意二人不曾商定故多了一番轉折

周王姬庶不分羣臣各以其党相擁戴用兵爭立至有二王之號綱紀蕩盡矣猶得後亡幸也

人多而心不齊百事不可做况行兵乎姬光策楚制勝處全在于此

話說漁丈人已奉伍員又與飲食不受其劍伍員去而復回求丈人

視密其事恐引追兵前至有負盛意

禍患迫身不能不慮也难怪子胥之囑但觀漁丈人舉動頗奇

必不至此子胥終是豪傑不是聖賢

漁翁仰天歎曰吾爲德于子

猶見疑倘若追兵

別渡吾何以自明請以一死絕君之疑

因有此一節目

言訖解纜開

船拔舵放漿倒翻船底溺於江心史臣有詩云

數載逃名隱釣綸

扁舟渡得楚亡臣

絕君後慮甘君死

千古傳名漁丈人

至今武昌東北通淮門外有解劍亭當年子胥解劍贈漁父處也伍

員見漁丈人自溺歎曰我得汝而活汝爲我而死豈不哀哉伍員與

芊勝遂入吳境行至溪陽餒而乞食遇一女子方浣紗于瀨

上

水流沙

管

音舉卽今籍箕

中有飯伍員停足問曰夫人可假一餐乎女子

垂頭應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豈敢售餐於行客哉伍員曰某在

窮途願乞一飯自活夫人行賑恤之德又何嫌乎女子擡頭看見伍

員狀貌魁偉乃曰妾觀君之貌似非常人寧以小嫌坐視窮困此女

勝漂母一頭漂母素知於是發其簞取盞漿跪而進之胥與勝一餐

而止乞得而不飽飽豪女子曰君似有遠行何不飽食索性做人情

二人乃再餐盡其器臨行謂女子曰蒙夫人活命之恩恩在肺腑某

實亡命之夫倘遇他人願夫人勿言女子淒然歎曰嗟乎妾侍寡母

三十未嫁貞明白矢何期饋飯乃與男子交言敗義墮節何以爲人

與行乞男子交言便自以爲敗義子行矣伍員別去行數步回頭視

之此女子抱一大石自投瀨水中而死如此輕生後人有讚云

溧水之陽

繫綿之女

惟治母餐

不通男語

矜此旅人

發其筐筥

君腹雖充

吾節已窳

音愈缺也

損此辱軀

以存壺陽

瀨水不竭

茲人千古

伍員見女子投水感傷不已咬破指頭瀝血書二十字于石上曰

爾浣紗

我行乞

我腹飽

爾身溺

十年之後

必俟十年亦知已難之急濟也

千金報德

伍員題訖復恐後人看見掬土以掩之過了溧陽復行三百餘里至

一地名吳趨

吳趨曲名今蘇州有吳趨坊

見一壯士確頰而深目狀如餓虎聲若

巨雷方與一大漢厮打衆人力勸不止門內有一婦人喚曰專諸不

可其人似有畏懼之狀卽時斂手歸家員深怪之

却也問于旁人曰

如此壯士而畏婦人乎

這個時候還有心情管閒事乎蓋已意在納交矣

旁人告曰此吾鄉

勇士力敵萬人不畏強禦平生好義見人有不平之事卽出死力相

爲適纒門內喚聲乃其母也所喚專諸卽此人姓名素有孝行事母

無違雖當盛怒聞母至卽止

數語畫出一個賢勇士

員歎曰此真烈士矣次日

整衣相訪專諸出迎叩其來歷員其道姓名并受冤始末專諸曰公

負此大冤何不求見吳王借兵報仇員曰未有引進之人不敢自媒
專諸曰君言是也今日下顧荒居有何見諭員曰敬子孝行願與結
交專諸大喜乃入告于母即與伍員八拜為交比今人盟兄弟不知如何員長于
諸二歲呼員為兄員請拜見專諸之母專諸復出其妻子相見殺雞
為黍歡如骨肉遂留員勝二人宿了一夜次早員謂專諸曰某將辭
弟入都覓一機會求事吳王專諸曰吳王好勇而驕不如公子光親
賢下士將來必有所成此語是已知光員曰蒙弟指教某當牢記異
日有用弟之處萬勿見拒所以結交端為有用不專諸應諾三人分
別員勝相隨前進來到梅里吳舊都地在城郭卑隘朝市粗立舟車
壤壤舉目無親乃藏芋勝于郊外吳江縣西自已被髮佯狂跣足塗面手執斑
竹簫一管在市吹之不知是幾時學吹起的誰往來乞食其簫曲

第一疊云

伍子胥

伍子胥

跋涉宋鄭身無依

千辛萬苦

淒復悲

父仇不報

何以生為

第三疊云

伍子胥

伍子胥

昭關一度變鬚眉

千驚萬恐

淒復悲

兄仇不報

何以生為

第三疊云

伍子胥

伍子胥

蘆花渡口溧陽溪

千生萬死

及吳陞

吹簫乞食淒復悲

身仇不報

何以生為

市人無有識者

既曰市人如何能識

時周景王二十五年吳王僚之七年也再

說吳公子姬光乃吳王諸樊之子諸樊薨光應嗣位因守父命欲以

次傳位于季札故餘祭夷昧以次相及及夷昧薨後季札不受國仍

該立諸樊之後爭奈王僚貪得不讓竟自立為王

雖是王僚不讓公終是季札貽殃公

子光心中不服潛懷殺僚之意其如羣臣皆爲僚黨無與同謀隱忍

于中乃求善相者曰被離舉爲吳市吏囑以諮訪豪傑引爲已輔一

曰伍員吹簫過于吳市被離聞簫聲甚哀再一聽之稍辨其音出見

員乃大驚曰吾相人多矣未見有如此之貌也乃揖而進之遜于上

坐伍員謙讓不敢被離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出亡外國

子殆是乎員跼蹐未對被離又曰吾非禍子者吾見子狀貌非常欲

爲子求富貴地耳只講富貴是禍身分是個相者身分伍員乃訴其實早有侍人知

其事報知王僚僚召被離引員入見被離一面使人私報姬光得知

一面使伍員沐浴更衣一同入朝進謁王僚僚奇其貌都在貌上得濟又是相貌

魁偉好處與之語知其賢卽拜爲大夫之職次日員入謝道及父兄之冤

咬呀切齒目中火出王僚壯其氣意復憐之許爲興師復仇姬光素

聞伍員智勇有心收養他聞先謁王僚恐爲僚所親用心中微愠乃

往見王僚曰光聞楚之亡臣伍員來奔我國王以為何如人僚曰賢

而且孝光曰何以見之僚曰勇壯非常與寡人籌策國事無不中窳

是其賢也念父兄之冤未曾須臾忘報乞師于寡人是其孝也光曰

王許以復仇乎僚曰寡人憐其情已許之矣光諫曰萬乘之主不為

匹夫興師今吳楚構兵已久未見大勝若為子胥與師是匹夫之恨

重于國恥也勝則彼快其憤不勝則我益其辱必不可雖為要阻伍胥然論道理

却亦未常不是王僚以為然遂罷伐楚之議伍員聞光之入諫曰光方有內

志謂將作內難未可說以外事也偏有此問人事乃辭大夫之職不受光復言于

王僚曰子胥以王不肯興師辭職不受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之僚遂

疎伍員聽其自去但賜以陽山之田百畝員與勝遂耕于陽山之野

姬光私往見之饋以米粟布帛問曰子出入吳楚之境曾遇有才勇

之士畧如子胥者乎員曰某何足道所見有專諸者真勇士也越是高人

越首稱贊別人光曰願因予胥得交于專先生員曰專諸去此不遠當卽召

之明旦可入謁也光曰既是才勇之士某卽當造請豈敢召乎此等處却

是鉅光乃與伍員同車共載直造專諸之家今姑蘇專諸巷卽其故地專諸方在

街坊磨刀爲人屠豕見車馬紛紛方欲走避伍員在車上呼曰愚兄

在此專諸慌忙停刀候伍員下車相見員捐公子光曰此吳國長公

子慕吾弟英雄特來造見弟不可辭專諸曰某間巷小民有何德能

敢煩大駕遂揖公子光而進葦門蓬戶低頭而入公子光先拜客敬主人

則先拜致生平相慕之意專諸答拜光奉金帛爲贊專諸固讓伍

員從旁力勸方纔肯受自此專諸遂投于公子光門下光使人日饋

肉月給布帛又不時存問其母專諸甚感其意一日問光曰某村

野小民蒙公子案養之恩無以爲報倘有差遣惟命是從這是一句蓋已

明知其光乃屏左右述其欲刺王僚之意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其子

分自當立公子何名而欲害之

頭一層問得好

光備言祖父遺命以次相傳

之故季札既辭宜歸適長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僚安得為君哉吾

力弱不足以圖大事故欲借助于有力者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

言于王側陳前王之命使其退位何必私備劍士以傷先王之德

第二層

層主意又出得好必先有此兩層專諸纔是賢士不是一味感恩恃勇隨人胡做者比也

光曰僚貪而恃力知進

之利不能退讓若與之言反生忌害光與僚勢不兩立專諸奮然曰

公子之言是也但諸有老母在堂未敢以死相許

又有此一層不忘孝字

光曰

吾亦知爾母老子幼然非爾無與圖事者苟成其事君之子母即吾

子母也自當盡心養育豈敢有負于君哉專諸沉思良久對曰凡事

輕舉無功必圖萬全夫魚在千仞之淵而入漁人之手者以香餌在

也

此語用在此處却說

得不知王所好何在光曰好味專諸曰味中何者最甘光曰尤好魚

炙專諸曰某請暫辭公子光曰壯士何往專諸曰某往學治味庶可
近夷王耳專諸遂往太湖學炙魚凡三月嘗其炙者皆以爲美然後
復見姬光光乃藏專諸于府中

藏在自已府中便與專諸學治魚炙主意不合

髯翁有詩云

剛直人推伍子胥

也因獻媚進專諸

欲知弑械從何起

三月湖邊學炙魚

姬光召伍子胥謂專諸已精其味矣何以得近夷王員對曰夫鴻鵠

所以不可制者以羽翼在也欲制鴻鵠必先去其羽翼吾聞公子慶

忌

僚之

筋骨如鐵萬夫莫當手能接飛鳥步能格猛獸王僚得一慶

忌旦夕相隨尚且難以動手況其母弟掩餘燭庸並握兵權雖有擒

龍搏虎之勇鬼神不測之謀安能濟事公子欲除王僚必先去此三

子然後大位可圖不然雖幸而成事公子能安然在位乎

看得徹底透快以故

得十分隱光倪思半响恍然曰君言是也且歸爾田俟有閒隙然後相議

極

耳員乃辭去景生周景王崩其嫡世子曰猛次曰匄長庶子曰朝景

王寵愛朝囑于大夫賓孟欲更立世子之位寵庶奪嫡未行而崩劉

獻公摯亦卒子劉卷字伯音憤嗣立素與賓孟有隙遂同單穆公旗

殺賓孟亦是為私立世子猛是為悼王尹文公固甘平公鮒召莊公奭素

附子朝三家合兵使上將南宮極率之以攻劉卷卷出奔揚周單旗

奉王猛次于皇挾君為重子朝使其黨鄆音尋盼伐皇盼敗死有天理晉頃公

聞王室大亂遣大夫籍談荀躒帥師納王于王城今河南府陝州尹固亦立

子朝于京在開封府未幾王猛病卒單旗劉卷復立其弟匄是為敬王居

翟泉在洛陽之西周人呼匄為東王朝為西王二王互相攻殺六年不決

成何網紀召莊公奭卒南宮齊為天雷震死天理昭彰人心聳懼晉大夫荀躒

復率諸侯之師納敬王于成周擒尹固子朝兵潰召奭之子嚚反攻

子朝朝出奔楚諸侯遂城成周而還敬王以召嚚為反覆與尹固同

斬于市周人快之此是後話且說周敬王卽位之元年吳王僚之八

年也時楚故太子建之母在鄭費無極恐其爲伍員內應勸平王誅

之又來惹禍建母聞之陰使人求救于吳吳王僚使公子光往鄭取建母

行及鍾離今鳳陽府楚將薳越帥師拒之馳報郢都平王拜令尹陽句爲

大將并徵陳蔡胡沈許五國之師胡子名髡沈子名逞二君親自引

兵陳遣大夫夏齧頓胡二國亦遣大夫助戰胡沈陳之兵營于右頓

許蔡之兵營于左薳越大軍居中姬光亦馳報吳王王僚同公子掩

餘王僚弟率大軍一萬罪人三千有罪之人驅以從軍來至雞父楚地下寨兩邊尚

未約戰適楚令尹陽句暴疾卒便是利之兆薳越代領其衆姬光言于王

僚曰楚亡大將其軍已喪氣矣諸侯相從者雖衆然皆小國畏楚而

來非得已也胡沈之君幼不習戰陳夏齧勇而無謀頓許蔡三國久

困楚令其心不服不肯盡力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楚帥位卑無威若

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國乘亂楚必震懼可全敗也料事機情分毫

不爽大是之兵請示弱以誘之而以精卒持其後王僚從其計乃為三陣自

率中軍姬光在左公子掩餘在右各飽食嚴陣以待先遣罪人三千

亂突楚之右營時秋七月晦日兵家忌晦故胡子髡沈子逞及陳夏

齧俱不做整備好講忌諱人最是可笑及聞吳兵到開營擊之罪人原無紀律

或奔或止三國以吳兵散亂彼此爭功追逐全無隊伍姬光師左軍

乘亂進擊正遇夏齧一戟刺于馬下胡沈二君心慌奪路欲走公子

掩餘右軍亦到二君如飛禽入網無處逃脫俱為吳軍所獲軍士死

者無數生擒甲士八百餘人姬光喝教將胡沈二君斬首是那裡却

縱放甲士使奔報楚之左軍言胡沈二君及陳大夫俱被殺矣搖其軍心

又妙許蔡頓三國將士嚇得心膽墮地不敢出戰各尋走路王僚合左

右二軍如泰山一般倒壓下來他少了二軍我多中軍躉越未及成

了二軍其勢可知

陣軍士散其大半吳兵隨後掩殺殺得屍橫遍野流血成渠蓬越大

敗奔五十里方脫姬光直入鄖陽迎取楚夫人即建母以歸蔡人不敢

拒敵蓬越收拾敗兵止存其半聞姬光單師來鄖陽取楚夫人乃星

夜赴之也還算好漢比及楚軍至蔡吳兵已離鄖陽二日矣蓬越知不可

追仰天歎曰吾受命守關不能緝獲亡臣是無功也既喪七國之師

又失君夫人是二罪也無一功而負二罪何面復見楚王乎遂自縊

而死一場大禍又是費無極楚平王聞吳師勢大心中甚懼用囊瓦

為令尹以代陽句之位請誅建母惹出來的瓦獻計謂郢城卑狹更於其東闢地築一大

城比舊高七尺廣二十餘里名舊城為紀南城以其在紀山之南也

新城仍名郢徙都居之復築一城於西以為右臂號曰麥城在當陽縣東

三城以品字之形聯絡有勢楚人皆以為死功沈尹戌笑曰子常字

不務修德政西徙事興築吳兵若至雖十郢城可益哉說得囊瓦欲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